





公羊義疏

句容陳立學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

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

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

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為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

經傳皆頂格阮氏重聚本卷首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

此本及閣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俱跳行頂格閣監本改

始刪去此牒文下兩勅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閣監本改

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勅字始頂格阮氏

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

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閣監毛本改此為春秋公

羊傳注疏七字閣本於此下署何休學疏另行

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勅重校刊毛本但存

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間

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為沛公

三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為

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之間四
 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其年二月即皇帝位遂
 取漢為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凌先生曙公
 羊問荅云問徐疏漢三公官河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是為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三公漢
 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續漢書百官
 志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
 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
 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代之職是漢初無
 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是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
 利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冊書
 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
 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是以太尉為
 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為御史大夫曰大司
 空又曰彭宣為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
 任則覆亂美寶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為三公矣漢
 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
 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
 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

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
 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舊疏
 云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掾字从手
 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
 荅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為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
 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
 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荅天子干
 室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
 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
 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者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
 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
 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
 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
 通為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
 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為大司
 徒眾副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
 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
 尉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口輔選掾屬高
 第象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
 注三公府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云掌水土

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獄官司空故覆加大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前漢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為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印綬官屬亦不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為凡緣邊之稱此掾為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也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為司徒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邱縣西南是也

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為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要謨不與守文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抄得公羊本意休善麻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屬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識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叙抒也抒揅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叙緒也說文反部敘次第也空作皆有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叙也叙正字序段借也孔子為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為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

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為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麻川書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為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之

疏

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者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

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
之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詩
二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又三百五篇禮樂
自此可述以脩王道成六教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上者以春秋罪上者亦
以春秋卒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
城北泗上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疏

禮記中庸注引鈞命決云吾志在

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上為木鐸制萬世法
舊疏引鈞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鈞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
以孝經屬參石台孝經叙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
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
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
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
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
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
道備矣堯舜之道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二經相為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凡十四歲而反
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

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
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
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者春秋者賞善罰
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
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
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

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
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
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
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
拜

治世之要務也疏舊疏引說題詞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

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太素
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為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執

傳春秋者非一疏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

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
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
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
忠信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
行接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

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
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
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

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壽景帝時
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
圖識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

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
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

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
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
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世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母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公羊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孟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玕筦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秦山冥都都為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官琅玕左咸咸徒眾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嬴公孟卿眭孟以下皆為胡母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

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母子都下誤仍為胡母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為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母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母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証云陰豐當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授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即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專論公羊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據亂而作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

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叙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至傳記厥意以為周道不做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為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

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

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元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又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貶織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為文王叔孫滅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為二王

後衛輒拒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論也為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襄世之事故

後莊彭祖顛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

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顛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為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顛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六

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顧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聞不得不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

為雖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間難者多是以不得不

廣為說也故下文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

說者疑或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間

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顧

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

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雖適畏人問難故曰

維聞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舊疏云此師謂胡董

言由莊顧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

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

師言至於百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

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

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又衛子夏

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

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

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

莊築台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

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言焉

時加釀嘲辭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

辭作釀誤當据正按葉鈔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

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顧安樂等解此

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願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雩

臣助君虐之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義隨經自合而顧氏之徒既解公羊

乃取他經為義猶賊党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為有疏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因故曰以無為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笑其謬妄也校勘記唐石經同閔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勝記也疏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多也勝記猶言遠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往蝌蚪文字故無師傳因皆目為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為今文左氏為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脩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為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麻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即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眾賈逵皆治古文者也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

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靈台帝善達說使出左
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奏之曰臣謹摘出左
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
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
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宛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
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
強幹弱枝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
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
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
証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大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顯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大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大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
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
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
章帝時術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
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
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

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執左氏而毀公羊
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強故不言
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
古之為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
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
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
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
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

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
時人休本傳云休善麻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
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
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
名左學深明為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
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
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
年謂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
皆有理証最為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
有未盡何氏如然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

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援鷄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為二創疏解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間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鷄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舊疏云守文者守公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闕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

余竊悲之久矣疏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為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

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為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語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僖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馬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素戾之又引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鄒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据者嚴氏本也按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又以為十四日日食周王為天囚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則何氏亦不必為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樞括繩墨

羊使就墨繩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荅云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隱括也括隱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又拘木必待隱括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隱括之方隱段借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段借作括經傳中夏作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絜正

方者曰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絜與括互訓亦段借作隱括尚書大傳絜括之旁多曲木良醫吾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絜括絜括者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絜郭云搖櫓小櫂也按擢以索繫於藥而後可行是藥者所以絜其擢也如許云矢絜弦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控弦也盤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絜括共為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皆讀為絜漢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絜括之而安也俗作安穩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傳外實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入善廢而不悞蘧伯玉之行也亦即矯直之義也凡木多衰曲臃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公羊義疏一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

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

同閩監毛本改此依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
 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
 者魯侯之謚號經傳雜縛云稱解詁者何所目也今定本
 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郟公之姓也今定本
 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
 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
 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
 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
 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則本題目然非
 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
 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
 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
 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
 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

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曰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且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証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公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已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當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

行本為本故仍循其舊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閱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識云學者識也蓋謂有所得即識之釋文學者言為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稱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述何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晉盲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麻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

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秋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東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烈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即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謚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為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為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買反下音古訓也按服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故以氏傳也第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為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名南周注疏考証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

証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自何人按閔公末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為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為左氏無疑公穀為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頤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席兵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

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為梁齊間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即北史云徐遵明不為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却齊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鵜堂筆記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據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鮮于照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愨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之有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為徐為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為王愨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為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為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

已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鵜首矣筭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筭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為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僖元年歲在鵜首大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日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乙酉今日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鵜首入鵜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鵜火筭至三十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辰而今年以乙巳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年以為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年以為壬戌是也按史記

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
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
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歷以為鄴分年紀取四分日
法閏法以排纂日月猶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
合則蓋闕焉春秋緯言孔子為春秋退而修殷歷是春秋
實用殷歷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第
七部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為癸酉鄴之十年癸酉鄴首歲
為庚戌則其十年為己未後漢志載馮光陳晃上言歷元
不正宜改甲寅乙而其所說積年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
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部庚
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為戊戌則二十二年為己未隱
元年當為戊午與三統所載殷歷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
帝術辛卯為元元歲既差鄴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為
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為己丑哀十四年為
庚寅矣或疑己卯為己酉之形近而譌

元年者何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校勘記云宋余

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
傳字係杜氏所增杜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

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証
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於子
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
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
其義故傳皆為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
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為何以其言某何此何
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為
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
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為弟子何何以曷謂孰謂
傳得為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
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
以元為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不
知者曰者何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
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
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
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即或曰曷為或言曷以或學言何
即下傳云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
先言月而後言王其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据文公言即位
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

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為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
疑者皆無所據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非按註明
云諸據疑則明有所據矣特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
鮮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
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為元元
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
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
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始後改元立號春秋
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天養
成萬物疏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
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

定書即位雖非正月亦在元年

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
國行君事是為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
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侯侯逆順兼伺侯王命按周
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
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
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日季按彼云夏日歲商
日記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
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八日春夏成夏至
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
為十二月揔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即下書十有二月之屬
是也校勘記云總余本同閩監本摠作摠毛本改總非下
並同

注變一至始也○此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
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為氣之始如水之
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
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
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達祿解詁箋云
易上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
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

志曰左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五世五傳之外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元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賦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教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姬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衝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螫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皇麒麟遊於郊囿園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秦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

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襟志云漢書此傳大當為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為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以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包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保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矣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直稱王故渾目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郤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

予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
王于魯明假魯為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
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
元首自後王以前未有也萬民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
首臣曰股肱天子為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
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
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
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
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
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究有諸侯各
自紀元於其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
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
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己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
之稱聖人即其稱元以著王法亦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
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
初有年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
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
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
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
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

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
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
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
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
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
表見於前也按春秋說王於魯亦即立號之義也
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
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
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
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
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
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為見之空言不如
行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
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
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
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
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
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

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
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受命于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為
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為王以
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貶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
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
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
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即
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為託諸空言不
如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
秋天子之事也夫制作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
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間唯魯為近故據
以為京師張謂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
莫不畢照庶物蠢之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
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
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
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
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姓強扶弱
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
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

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
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
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矣
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
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
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嘒嘒不已猶矇矓之不可語於日
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慎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
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
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
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
廢亂極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
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以魯史撥周亂因曰王魯
曷嘗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
之即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
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
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信春秋成公之意不書即位而書元
年為春秋書元年為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
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隱桓之為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
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以覆護桓

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害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謂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褒儀父因是而進滕薛一王初起其慕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追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為善長此王之所以為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班固曰縣象閣而桓文乖彝倫數而憲章缺乃命元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祖宗贊揚迪哲脩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為一代有祖有宗而假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脩人事決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為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為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按長義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為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為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主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也此解書即位於元下義也杜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先於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祝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方正遠近莫敢不定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

聞盛德而皆狹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養成萬物之義也

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疏注獨在至知問。舊疏

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

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

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摠

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後漢書

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

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晏

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辛紀拜妻敬為奉春君張晏注同

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

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

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

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

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

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闕非

按疏中仍作闕辟釋文辟本亦作闕白虎通嫁娶篇春者

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為少陽其

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

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為春

首故為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

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動無節應此時

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為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

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

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於東方然則震為東方之卦

東方為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曷始

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

故生四時也春為四時之首是以為天地開闢之端養生

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

為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為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為

蓋以夏數得天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闕本同監本
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搃號成功之稱可証
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
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節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
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
作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為言
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謚故

問誰謂疏

注孰誰也○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

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應
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
王又無謚正以死謚周道也

謂文王也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夫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

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疏書秦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

之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云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

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

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

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易也文王世子稱武

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

是後追為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

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

人晉散騎常傳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
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為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
決云某為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為文王之事
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為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
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為孔穎
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
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
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
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
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

云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

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為受命之王宜謂文王不得及餘王矣

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尚既讓諸侯間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尚之訟二年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之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

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台受赤雀銜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台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午部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為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為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光遷造西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聚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興是文王為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也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麻攷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麻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賤帝號號為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為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即以王為一代之號如文王造舟為梁即以造舟為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即以親迎為天子之禮太王立臯門應門亦即以臯應為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繼體者繼太祖

也不敢曰受之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
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
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
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
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即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為天
之始繫王於春故為上繫天端繁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
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
天子是也舊疏引春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
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
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
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
假以為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
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
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入太室裸太室之
猶言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
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為明堂
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
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

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
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
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天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
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蓋謂春秋之本
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為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
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
世大火冬流魯麻未必盡合周麻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
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叙又云經有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也
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
抑祀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叔鄧而貴戚邾非天子
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
子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為王法事也解詁
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
崩遷則存為三王絀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絀為九皇下
極其為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
農為赤帝推庖羲為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
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為九皇春秋應天作
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
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

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上
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典人統之正託始文
王一也舊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
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為法其實為漢矣是也
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今也注今謂周
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謚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為後
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
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
文王之矩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說謂謂文王也此孔
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
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
傳自有始文故不須注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
略於人事無始文故注云人道之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

言王疏王氏引云經傳釋詞云為猶以也詩十月胡為我
作公羊曷為先言王隱四年穀梁傳何為貶之也

論語先進矣為於某之門胡為曷為何為矣為皆言何以

也注据下至言王○即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
文明以曷為先言王為問當如何氏解也

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

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

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

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然

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

尚赤疏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

為征不知周秦平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

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瀆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命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也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德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李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

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之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圖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也史記麻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畫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後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

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
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按此即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
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
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
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
彼有奪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郭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
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
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
正朔三而改即下注所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
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路
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與殊徽
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即明堂位有虞氏
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
云黑統大節綬纁尚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綬纁尚白旗
白正赤統者大節綬纁尚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
疏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駢剛之屬是也
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黑犧牲角爾祭牲白牲尚肺正赤統
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爾祭牲白牲尚肺正赤統
者郊牲駢犧牲角栗祭牲駢牲薦尚心按郊特牲注夏祭

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
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即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
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夏后之鼓
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
統者樂器白質正赤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
命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聖王之興也
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不易禮而滅
注夏以至尚赤口類聚引元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
三正云三疑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
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
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
牙而白白者陽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
物始達享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
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
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

為正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
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
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運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
夏之時知繼十一月為正者當用十二月也論語疏引元
命包又云夏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尚
黑平明為朔又云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
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
注物之萌其色尚赤為夜半為朔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
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
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
尚白象物牙色白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
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
前三皇為正謂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為法周而復
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為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物
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調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氣而易服色
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
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
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法王金是
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
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

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
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
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
牙色白白者陽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
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
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
一以改正朔也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
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
氣尚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
成著以通三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
窮元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
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
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
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
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三統三王
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
尚赤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注赤者命以
赤烏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三代
所尚自是依天命之色似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以為難其

實兩不相妨也

何言乎王正月注据定公有五無正月疏注据定至正月○

是有王無正月也凡即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於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自為他事書也

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摠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

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

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漢書王陽傳王陽曰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解詁箋云大一統者通三統為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質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象傳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有始義漢書兒寬

傳統攝羣元臣瓚曰統猶摠覽也文選笙賦統大魁以為

笙注統摠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

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摠繫義近故云摠攝之辭

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為始故統兼

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

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

鄂州官本元本闕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

注同當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

麻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

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据文公言即位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

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
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
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
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
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
疏注據文公言即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
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
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
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據左傳疏引補漢書路溫
舒傳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
文故言此也
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
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
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

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
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地之所為
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
之元莫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言有終
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
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
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
有戴山崩地震夏大雨冬大雪隕霜不殺草日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
徵是小者不得大徵者不得著雖其末亦一端孔子以此
徵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
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
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浦氏鐘疑深當作氣然繁露
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共惟春
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張晏曰春秋稱元年
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
為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約何氏
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者
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
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
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禱事
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睢禮之
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
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
注諸侯至察也。天不監毛本鄧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
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
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
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
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
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
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
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
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
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
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云爾非曰猶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
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

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
所為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
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
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皆言
天人相須之義也包氏慎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
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
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
地鄭康成氏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
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帝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
教由之出焉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
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
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慎乎其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
間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覩者非探之茫茫所謂不聞者
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覩以逆測所不覩緣所聞以逆測所
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褒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
乎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
所覩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
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

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
徧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
而已至誠者戒慎恐懼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
運之智為天下經綸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
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
天位故身脩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俾神明文成
麟致瑞應昭焉則不啻身脩其事也史公曰為人君父者
不可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
必蹈篡弑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
入德矣謂見末正本而可與入於元德也子嘗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子思述德而篇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謂文
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
說春秋尤為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即位之日即位
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
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
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虫無不繫於正
月故為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

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

疏云隱之

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
明正嫡勝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
地之常理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微與
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
亦云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
注以不至公意也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
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
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
有正月尚去即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為公即位出也以
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
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
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答之則專據不書即位明
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意
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為說也下十一年之
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
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注據刺至不能
莊三年公刺

于朗傳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
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今隱
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善心不遂而春秋善
之故以為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例矣春秋之道視人所
感為立說以大明之此也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

還之疏注平治也。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

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

曷為反之桓注据已立也疏關文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士

冠禮曰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

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

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疏注長者

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

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為長喪服十九以下為長殤以

其未成人猶不為長也

注禮年至而冠。白虎通紼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

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

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

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荀子篇天子諸侯

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篇周召公十

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

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

荀子說苑白虎通並依用焉惟此言二十彼言十九者年

二十者冠之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

十而冠始學禮是也。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

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

早世世子年幼為君故得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周

衰禮失士大夫家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

之說焉。舊疏云依八代記即少昊亦十二而冠知天子諸

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

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

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

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証也隱公之冠當惠公之世猶從士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

注士冠至成也。自嫡子至貴者皆及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為人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即東序少北之位醮於客位醮亦於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教繼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尚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己也是也。嫡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

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論其志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謂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為敬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亦從古文。

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威氏世佐儀禮集解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

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曰此周公之制也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禮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儼焉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年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逆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鞵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

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言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况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即位先宜從士禮二十而冠故知其長也

其為尊卑也微注母俱媵也疏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

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要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何氏以隱桓之母皆媵則不取史記之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

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方如之疏

注國人至別也。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嫡二媵分為左
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
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
解詁箋云以桓為貴隱為卑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
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注云明王者受命不
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

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
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
子不同柩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妻雖老未
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
至七十大家語解云男子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
復開房也家語解云男子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
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
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
及七十同藏無間注云衰老無嫌即白虎通所云
復開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則當如下注
所云先右媵後左媵次嫡姪娣次右媵姪姪左媵
姪娣矣將壺亦如之謂未及六十而壺者也六十
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
嫡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為世子以定
儲位若早立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

黜則致亂階故也

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注此以至所緣○謂

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扳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

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

戒視成謂之暴疏注扳引也○莊子馬蹄云可攀而窺釋

或从手从樊廣雅釋詁攀引也國語晉語攀輦即利而舍

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扳援也集韻扳挽也引也援也皆本

此立為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

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是隱之立為諸大夫所立春秋

前也穀梁傳春秋責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

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

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

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為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為子

受之父注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也又責隱之讓為不

正未免深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弑隱立桓仲遂
弑赤立宣皆賤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
是不正何故不作賤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
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
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
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也
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曰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
不宿戒而責前成為視成荀子坐宥篇云魯有父子訟
者拘之三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媢令
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不教而責成者虐也已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按何意引以証不追治前事自據不
教而殺謂之虐意言入春秋後尚未教治而追究已往是
為不教而殺也不戒句連及之耳

隱於是焉而辭立注辭讓也言隱欲讓疏注辭讓也○禮記
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注辭
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
事同日讓事異曰辭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
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辛宜辭之是也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時公子非一疏注是時公子

弟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書籍尚
多別有所據或以意言之也

且如桓立注且如假設之辭疏注且如假設之辭○廣雅釋

皇疏如若也若即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且借也莊子齊
物論今且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注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已

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疏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國人既

子故權行即位之禮以靖亂階也

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

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為桓立明其本無受國

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注凡者至不可○舊

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
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又云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
註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伐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收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若然下十一年稱堯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歲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堯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據賢繆公與大夫驪且長以得立

疏注據賢至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注

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為難也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提蓄于邾妻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纘且也長彼以纘且長春秋與邾妻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河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

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

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

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

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

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

防愛爭疏注適謂至以齒禮記雜記曰大夫計於同國適者

也注適讀為匹敵之敵以匹敵說嫡以無敵解嫡望文生訓

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

紂為嫡所謂不以賢也釋名云姪嫡曰勝勝承也承事

嫡也此以左右勝之外有姪娣彼以勝即姪娣蓋諸侯一

娶九女勝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脩也其實同為承

事故姪娣亦可稱勝也為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

無妨也注禮嫡至左勝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

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尚右文家尚

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

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

法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

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嫡勝以別貴賤有姪娣以

廣親疎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嫡明

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

絕其怨望防其顛覲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

之禍皆由自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歲之曰立嫡以長

不以賢固立長矣無嫡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

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嫡則擇立長謂貴鈞

而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羣吏萬民而

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

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

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歲殊屬勉強左右

勝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斷即一人而孿生

自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即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

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歲膏肓評云文家質家叙勝

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

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

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

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皆

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勝為貴與

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勝之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証諸侯何者大夫

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為貴妾總且大夫絕總也韓奕詩述
韓姑所從自應止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勝不足以見貴姪
娣而賤二勝也左氏繼室兩見一聲子一晉少姜衰世之
事均不足據况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為少姜服
線經是可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為後王法者
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慎矣
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
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為娣也故鄭注昏禮
云娣尊姪卑蓋皆據質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
有世婦有妻疏以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
夫人無子立姪娣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
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勝則此世婦謂夫人姪娣也
有妻者謂二勝及姪娣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與何義
乖何氏明云娣夫人無子立二勝子彼乃云公羊云娣夫
人無子立娣姪娣子顯與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勝之所
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娣等是矣復令其降之娣姪娣之
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兄以及其子也
然士昏禮婦徹於房中勝御餼雖無娣勝先注曰娣尊姪
卑若或無娣猶先勝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
箋以為勝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

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客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
一適舉娣言之耳

注嫡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
伏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
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
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伏
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
道進陰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
法質而王其道伏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
按主天上脫春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
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
弟若然禮記檀弓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游問諸孔
子孔子曰立孫者蓋據當時周禮言也北齊書刁柔傳時
議者以為立五等爵色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
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
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按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
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元亦然則嫡子
之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
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

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
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
嫡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
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育以
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
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
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為
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為
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
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
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
後為祖後者三年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
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
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
焉孔叢子祿訓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
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嫡立次
權也又云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
愛不殊於嫡何以限之亦即防愛憎意也按明乎文王從
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為物古不化所以啟靖難之禍
也然文王猶殷之諸侯舍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

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
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
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
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
秋之義也

注其雙至愛爭。方言三陳楚之間凡人乳而雙產謂
之釐孳秦晉之間謂之健之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
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
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
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
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己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
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若許釐莊一產二女曰
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
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
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先生為長霍氏亦以前
生為兄焉是據兄與據本意二語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
質道喪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一以前生為兄矣

桓何以貴注據俱公子也

母貴也注据桓母右媵疏据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

母貴則何以子貴注据俱言公子

子以母貴注以母秩次當立也疏魏志注引典略載公孫瓚

子以母貴注以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

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泰行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

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為序故注云以

母秩次當立不必如瓚所云也

母以子貴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疏漢

哀帝紀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

文曰子以母貴又鄧惲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皆本此為說

也注禮妾至是也。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三月葬我

小君成風是也通典引異義妾母之子為君得尊其母為

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

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

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稱夫人至於妾子

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

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

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

也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

爵命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

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

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

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

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

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

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間也則鄭用

穀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

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霽議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

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耶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

冊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

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

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

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母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

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
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豈謂可與嫡同耶成
風稱夫人非禮之正解詁箋云不書即位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
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
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
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
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
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
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為君之母孝公之妾也
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
修之非正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
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
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
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
變革者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
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以傳文子以

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
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賤禹不王鯀
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數矣
春秋正其詞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
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
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羣入之傳灼然其為說亦必
以嫡母在即稱夫人行緇其辭又以士庶為人君母亦不
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
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
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
書稱孝文太后廟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
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為俗師竄改無疑矣
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
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
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
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故服制一與
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為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誼所以齊
衰三月章父卒則為母庶子為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
大儀禮商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為母下即繼母慈母
因知妾子之為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為

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為母此言嫡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為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為母謂妾子總麻三月章庶子為後者為其母此言庶子為後為其所生母也父在服總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為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侯庶子不為父後者父卒亦為所生母大功若為後之庶子父卒為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為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章明有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然則周法庶子為後者無論天子至士皆服總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故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為正也然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如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如曰定如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

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被其昭穆之妾疏引庾蔚之者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為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不世祭也即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為君雖不得尊其母如嫡然必仍妾舊稱使為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公羊義疏一之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疏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

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

婁即邾字以一字為二字孟子題詞邾國在孟子時改曰

邾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

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即人名亦然吳

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杜

云邾今魯國邾縣是也說文邑部邾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

云邾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邾漢時作騶

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為邾

孟子國語作邾三者邾為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

韓勅碑陰騶韋仲卿足証鄭語曰曹姓邾莒韋云陸終第

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邾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

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

苗裔俠為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

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嬪
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嬪姓所封此云帝顓頊
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
古邾城趙氏岐曰邾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
此未知其始本名邾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邾
有二皆顓頊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
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
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嬪姓鄒檜路偃
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
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為息疑為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
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
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
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子曰安是為曹姓曹
姓比邾邾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為兗州府鄒縣
其改邾為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
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為至孟子
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
公改為騶徐鉉說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為鄒改名不應
出魯或訛鄒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邾婁之合音為鄒不關
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哀

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
魯與邾特多焉昧闕本之本監本唐石經作昧釋文昧亡
結反則作昧从末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昧从
目末聲與从目末聲之字有列昧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
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鄒州本泮宮書本皆作昧杜云蔑姑
蔑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在今兗州
名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在今兗州
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十二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
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城春秋隱
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本姑
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
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魯
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為定諱
定不為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
史不為魯諱則此經為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公與邾婁盟也

疏爾雅釋詁云及互也詩谷風及爾顛覆及

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互也

會及暨皆與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逮及暨

党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義暨和

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日及不與謀日會是

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至暨也○都猶言搃也曹丕與吳質書頃選遺文

都為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日都故都有搃義

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舊疏云或言會者即下六年

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

彊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

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

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疏爾雅釋詁最聚也○玉篇最聚也小

記周勃世家索隱最都凡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証云說文

贅最也公會最聚並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最字

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最音才句反最與

聚聲義皆同故日最之為言聚也說文最積也从口取取

亦聲徐鍇曰古以為聚物之聚世人多見最少見最故書

傳最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作取今

已譌作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取萬物地數篇民舉所

取粟以避重泉之成尹注皆云取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

何為取之哉司馬彪注日取聚也荀子國篇執拘則取

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取史記廉頗蔣相如傳作

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于沙上徐廣日取一取聚周

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日聚一作取鵬鳥賦憂喜聚門

兮李善日或作取亦聚也小爾雅取聚最也今本取皆訛

作最此傳釋文不為取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為最不始於

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証云最當从說文作取

說文取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後人多混取為最取字遂

廢蓋取本有聚義故最亦通作取史記功臣年表募侯孔

叢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取文選西征賦注

引字林云叢聚貌叢與取同

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為我欲之有汲汲義

是為深暨為不得已深淺意者謂如及為我欲之有汲汲義

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

注若今至投取○此以漢語况之也

及猶汲汲也疏通義云及之為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說得以及時也即汲汲逮時之義故故疏彼引此傳文解之也廣雅釋言及連也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連皆有汲汲之意

暨猶暨暨也疏

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為及未有訓為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

暨不及也皆是轉相為訓傳注訓暨為及即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及訓及河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河反以為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旦部暨日頗見也段注云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日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水部日泉者眾與詞也引唐書泉泉陶按書禹貢暨魚翔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泉是泉正字也泉之段

借多作泊莊子寓言篇後任三年鍾不泊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泊是也又作暨儀禮士喪禮注引喪大記塗不暨于棺釋文劉本作暨是也蓋暨暨猶幾幾雅訓所謂不及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

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

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疏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

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我欲之義

也穀梁傳及此河內為志焉爾故上注云若曰公與邾婁

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為義也郝氏懿行爾雅

義疏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即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

公羊傳釋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及矣文選赭白馬賦及文

賦注並引爾雅作暨及也或及上脫不字抑或所引即釋

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穀梁昭七年傳以

外及內曰暨對及為我欲是亦不得已之義也注我者至言我漢書蕭望之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說苑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侯春秋

假魯為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本云當此之時魯無
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
之化愈廣哀八年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帥師伐我皆
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疆明魯之王化所
及遠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据內言之故言我謂魯
也

注舉及至原之○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也

注欲之至惡深○舊疏云善重者即此公及邾婁儀父盟

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

注不得至惡淺○舊疏云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淺者宋

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也

注所以原心定罪○凌先生曙公羊問荅云問何以云原

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

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傳霍請曰春秋之義

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

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遵前修也按漢

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又薛宣

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後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

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

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益鉄論詔聖云春秋
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
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
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而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即原心定罪之義
也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注以言公及不諱知為君也疏左傳

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
武王封其苗裔使為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
春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証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
師古曰義讀為儀

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
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為不言
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
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者彼傳云公曷為與大夫盟齊
無君也然則何以不盟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注鄰國
之臣猶吾臣也是也

何以名注据齊侯以祿父為名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

為問答之詞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

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為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為贅矣

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為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休本無不

字唐石經當衍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唐石經名上有不

字也注以當褒知為字疏以隱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

當褒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女之美稱也莊二十

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字為褒也

曷為稱字注据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

褒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土嘉之

曰褒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為褒之功儀父本在春秋

前失爵在名例爾疏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

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

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以

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變例書卒見恩

為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

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褒也

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

即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衛之屬

是也通義云褒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

褒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

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

罪非匹夫所得而議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

也然則封者實褒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

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

注稱字至例爾莊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

也失爵則稱名進之故稱字倍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夫爵者稱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或有過失被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一不爵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

曷為褒之注据功不見疏注据功不見釋文見賢編反儀

為其與公盟也注為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敵血謂命相誓

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

獨為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為其始與公

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于此隱公之賢讓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

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義說讓亦取公羊為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褒儀父善趣聖是也

注盟者至束也說文盟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泚泚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朱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之盟則以玉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桃蒺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故其牲加書於上而理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命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詛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駁異義之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桃蒺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用緞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

皆無牲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按觀禮為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茷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得王官之伯盟其神主自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涉扞拔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故而埋之僖二十五年宵歃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

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注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証毛本下作于舊疏云此傳應言為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為始耳

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此注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傳

不足託始故復据眾也疏注据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

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眾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

因其可褒者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

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疏風俗通

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用公羊義也
注春秋至云爾。繁露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
父稱字滕薛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
日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
以立王道褒賞之法託隱公為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
與盟故假以為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褒有德賞元功
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
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夏改
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
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妹之小
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其為
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
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鄧
本作託當据正

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
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
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為所褒者法明當積漸

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疏繁露觀
石于宋五六鷓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
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眾矣而儀父獨漸
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
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
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
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
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
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為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
王命為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
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
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
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
何事見貴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
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甯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
魯為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
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附庸所能真雅語也
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廣雅漸稍
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

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
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讀如見其二子之
見若公子陽生闖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義云如何
說以漸進為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
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曰明當
積漸深知聖德則非與前說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
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
不若子子不若妻妻不若父父不若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
也若若妻妻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
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
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
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
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國語晉語夫事君者
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
進因謂進為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
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
之亦此義也
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即傳文託始之義也春秋託
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為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
李固傳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

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即何氏進而
封之以率其後義也
注不言至不義○此明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義也明當
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即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
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
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
然之後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
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
俱朝事之三人為眾眾足責故夷狄之又桓七年穀伯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不日者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
穀鄧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之人非謂穀鄧宜朝也
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
謂急遽之意

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
者惡之也為其約誓大甚明党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
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

以立邦妻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也穀梁傳昧地名也通義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為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

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潛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

注凡書至禍重。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為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日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月王也司盟之官見之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何言惡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豈善其盟乎是也注云明党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視會之虛內務恃外好為甚矣

注胥命至是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為近古也左傳但云不盟無褒辭則左氏並不知胥命之善矣

注君大至信也。舊疏云君大夫盟日皆是惡不信下二

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
逆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
注此月至辭也。舊疏云儀父見褒不為大信者下七年
公伐邾婁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為小善故為
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諭也彼以自為信以不日為
變盟與此以時為信日為小信日為不信者異三傳各有
義例不必強同也此以蔑本不信例今書日徒以慕新王
而見予故仍許以小信亦春秋之示法也
注大信至是也。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
不致信之也是也
注魯稱至稱公。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
褒其君為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為帝何以為
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
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
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
為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
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章公維私章子也春秋曰葬許
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射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
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

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義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
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四年葬齊僖公桓十年
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彼注云
稱侯者奪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
并乎蠻荆故賢季抑桓緣葬者臣子之事葬桓侯有惡故
奪臣子尊稱也
注于者於也。說文部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亏从一
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又采蔡云
于治于泓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倒用者
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
雅釋詁於于也輾轉相訓
注凡以至于例。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
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為衍文疏
中十行本及闕本二于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
古也以事定地者舊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事作盟會
者加于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以地定
事者舊疏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
十九年公子結滕陳人之歸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
年公會卑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杜云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宛乃

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

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

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於繡檜檜之君分

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渚三傳經文差繆略

云克公羊作剋按唐石經公羊作克剋音義同爾雅釋

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鄆者

大事表云杜注今潁川鄆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

即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

僑下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僑是也則又作僑震字記云

鄆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鄭克段之

地疑遠陳氏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鄭地也史記

正義作鄆云舊作鄆漢書地理志作僑按舊作鄆是也昭

二十八年左傳釋文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劉

伯曰鄆弊補丹依黠歷華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

有鄆陵當即此

克之者何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為疏注加至之

訓詁者即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言克者何而并

言之者非直問其變殺為克并欲問其施于鄆之所為矣

而不答于鄆之意者欲下乃解為當國故此處未解弟子

以其不答于鄆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通義云

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為克字詁訓故問克之

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

殺之也疏書收誓云弗御克奔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

雅釋詁勝肩勸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引此傳語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注以其弗克納大卻缺

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疏注以其至惡也○文十四

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弗克為大善

故克為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何甚乎鄭伯甚鄭伯

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

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

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

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
炫述義云以克為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公
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
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云
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取而使驕慢皆責鄭伯不能
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
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為過
所以大其惡者為其不早為教戒釀成大亂實為處心積
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

曷為大鄭伯之惡注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

疏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彼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據
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
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
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為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

已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為殺亦為能惡其
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
及三宥不對素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

舉而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左傳及莊公即

曰制巖邑也隴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
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
於廩延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
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皆母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
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
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証云嘗與宋翔鳳校朱彝尊書謂此
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鼠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
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宋以為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
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為重耳若譏失教則

晉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按勿與之地取得
其要係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樾平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即
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
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
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
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
注如即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
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
六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之不
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
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
六年傳皆作不如句法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即不
如蓋即母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可通古人行
文不必一例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母生齊人故知
之

注加克至言克。各本文作又依鄂本正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
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啟之彼尚不有於母何
有於弟親親之仁絕矣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
公毅以為殺之左氏以為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賤

之矣故注恐段無弟文但書鄭伯不見甚之之義又段當
國宜誅疑鄭伯無賤道故變殺言克專以惡鄭伯也有嫌
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文也
注明鄭至誅之。舊疏云鄭伯為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
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
政大夫之事按如注意則傳文不與為不與誅殺事
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詁為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
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謹案鄭武
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曲從
母意與以京都之地有徒邑徒眾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
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地使無所
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
也亦涉於疏說以勿與為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鄆遠也
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即君戾母而
親殺之義也
注禮公至哭之。此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
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
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
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

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
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
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
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己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
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
服臣卿大夫死則皮每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
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
疎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
使有司哭之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
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
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
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
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
刺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
織讀為鍼鍼刺也刺割也刺割臄墨刺則皆以刀鋸刺割
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
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
師職云王之同姓有皐則死刑焉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
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
舍以為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眾棄

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
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
猶宜曲教臣下執法猶素服不舉故孟子盡心瞽瞍殺人
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君疏左傳云鄭武公

生莊公及共叔段是段為鄭伯弟也
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
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
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
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
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曰鄭克段于鄆猶斯義也若鄭
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
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
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教也

何以不稱弟注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注据天至稱弟

天王殺其弟年夫是也彼傳云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
不去王者方惡若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彼以周王

父服未終殺先君之子故直書弟責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彼傳云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矣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反謀則以稱弟為佞夫無罪自据左傳為說也

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

見段之逆疏通義云當敵也著其疆禦與國為敵左傳所

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

之例者段強大雋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

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欲作弟按下注云俱欲

當國四年疏文十四年疏引此注亦作欲當國則作欲是

也所以見段之逆鄂本以下同四年疏引作所以見段之

凶逆亦通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曷為以國氏當國

也段欲當國為君故削去弟稱而氏上鄭以見其逆也氏

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段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

者正以承上鄭伯明伯與段共此鄭矣所謂如二君也杜

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告教而段亦凶逆穀梁傳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

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

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

曲直存弟則示先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

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

其地何注据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据齊至不地○即莊九年

地故据以難

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注据俱欲當國也疏上傳問

鄭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

地故又据以為難按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

此傳云据俱欲當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

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

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

地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

地疏在外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

濮濮亦不必陳地矣
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
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屬是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

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

交連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雖在外

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

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疏注明當至地爾。○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為其至誅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

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次年入于

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襄元年仲孫蔑令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

立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

出交連鄰國復為內難之事但彼均未受誅故未別當國

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為宋誅春秋善之而昭二

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

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

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雖在外然非齊自誅不

得引為此例昭八年殺于徵師亦非例于徵師陳大夫傳

注未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為不當國雖在外禍

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

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

援為例矣。注月者至同例。○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

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穀梁傳范注云段有徒眾攻之為

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

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

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

均為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弑君九月被誅

已歷三時故范云謹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

之繕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

所臣子不能以時誅尤為緩慢范因經無明文改為殺有
徒眾為害必深為解何其泥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
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
之臣子力不能討外藉楚子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
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
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從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
人殺無知然今不如此主為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目鄭
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
驕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漢書
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絜
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主書者下三年曰有
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
釋例云春秋之為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為文周
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眾例具舉蓋此經
主為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
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書名	
版別	考釋 20 紙
定價	200,—
冊數	11 字第 41 號

北京市中國書局發行

